記類

古文真寶

後集卷五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記類

蘭亭記

此篇。叙景感懷。綽有佳致【䏶齋閑覽】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愚謂。當時天色晴朗。非陰晦之象。而山陰林下之氣清而爽者。非謂清秋也

王逸少

永和九年。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

韻語陽秋云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截。說蘭亭聚會之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晉東晳傳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晳對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已上。言蘭亭景物之美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喩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

〔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蘭亭集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齊彭殤。逸少

反謝安之語。指爲安作 ○殤。未成人而死者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此一截。極言死生之變。使人觀此文之終。而意愈無窮也

獨樂園記

司馬温公自號迂叟。其退居適意於園圃。其樂如此

司馬君實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

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卷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迂齋云）此文。一筆揮就。全無斧鑿。又如累疊階級。一層高一層。逐級上去。節脉相生

（陳后山云）記者。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直記其事而文出自然。少遊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信矣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一句包容有之）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此一截。說山）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說水）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說亭）作亭者

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未說破姓名）

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前面相應）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截。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後

總說。歸於樂處 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来而不絶者。滁人遊也。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亭之意[illegible]狀物之妙。無以復加 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顔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此一截。說太守與衆賓同遊而醉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

也。生下然而接上○三轉收拾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截。說太守所樂之真述翁曰無此數語。則前面許多鋪張。都無合湊矣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到此。方說出廬陵歐陽修也

晝錦堂記

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為文之法也述曰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一篇大意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從鬼谷先生游。憔悴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後爲秦相。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

走駭汗。羞媿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也。初封衛國公。至和中。公以武康軍節度。来知相州。歸故鄉也 曰前面意思。本自淺惡。得此一句。韓轉 公。相人也先着此一句 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回護 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

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車輪輻牙也。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桓圭。三公所執。袞冕。三公所服）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文妙）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韓公之戒警。如此）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

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語壯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占地步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體。且無一點塵俗氣。張子韶云。予聞陳伯修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迂齋云。蟬蛻汙濁之中。蜉

蟬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爲戲者也

蘇子瞻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解所以志喜之意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爲元鼎元年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名其子曰。僑如○文字不可無此等句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志喜之意

予至扶風之明年。扶風。在長安左。即郿地

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

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似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斡上作亭。接得甚有法度。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

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得雨之喜不可忘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子造物太空字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四者。既皆

無所歸。則歸之於亭名。此一截。則詠歌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岳陽樓記

[illegible]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仁宗年號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岳州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

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一柱○此段。狀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

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之變態萬狀。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此一樣人。勝前一樣人。要之。是知有已者而已○白山詩語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緣上生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人情所感。不過上面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一致。憂樂不在已。則在物。故一致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按言行錄希文少有大志。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此發之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結句有力。勢重萬鈞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按本傳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於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

迂齋 批字少辭嚴。筆力老健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此是一篇大綱領 及帝握赤符。漢。為火德。中微。光武中興。重掌赤符 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

謝批 句法好

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此段。說光武不能臣嚴先

生之意既而動星象帝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此段。說先生不肯事光武之意。而光武必尊之以禮兩段並說。畧無抑揚。便見先生不屈光武。光武不臣先生之意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此段。援易卦。證嚴先生所爲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此段。援易卦證光武事。引兩卦。天造地設蓋先

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結上段意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斡歸立祠意仲淹來守是邦。緣此。所以立祠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此一段。說處置祠堂久遠之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謝云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問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一字也謝疊山云含無限意

黄州竹樓記

王元之

東萊曰甞聞之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亦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論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盖甞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乃是醉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州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此二節。論

竹之省費。及樓之所由建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閴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此第三節。論公竹樓之景物

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此第四節。論登樓之勝

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

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蓄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此第五節。論他樓之不足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宋太宗朝年號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此第六節。論竹樓未遽朽。且期後人嗣而葺治之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迂齋云 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排。然詞嚴義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已上。論天道之助。以天比君。以四時之吏比相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對言。論聖道之助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此三句。繳上二段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皐夔至房魏。可數

也。此一句。包數代相臣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便見待漏意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以上。論古者宰相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國朝設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凡宰相來朝者。至此待玉漏之及晨。而後趨于朝示勤政也。接上勤字。有工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此一句。引下一正一反意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

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以上說正意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有待漏意）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以上說反意）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此四句結上二段）復有無毀無譽（此一轉尤切）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戒此一樣人尤有意味）棘寺小吏王禹

俾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迂齋云）末。直記其名以結之。似箴體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迂齋批）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此句關涉大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此一幹。尤奇。非温公不及此

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迂齋云結句三四凜凜乎秋霜烈日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迂齋云議論關涉筆力老健謝云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皆曰筆端有[illegible]力有光焰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

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云。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句法）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句法）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句法）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字法）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

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烏洛反）丹漆舉以法。（為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故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也。

（[迂 曰]只一句說過便了[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

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語壯）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

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謝云]一句結。有筆力令代遭聖神。爾袞得聖君。句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迂云]學之設。蓋為此[謝云]此等文章關涉世教。萬世不磨滅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收拾得好

義田記　　錢公輔

前齋云　規模布置。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用事親切

范文正公。蘇人也。范仲淹。字希文。諡文正公。其先邠州人。後徙居蘇州。仕仁宗平生好施與。便説好施與。来得不泛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六箇字。有斟酌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此一節。叙義田之由。以下。叙義田之規約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

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省文法 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此第二節。敘義田散給之畧 初。公之未貴顯也。申說 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不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

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注此尤人所難能之事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繳歸本身事。好此第三節。推明活族之義

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注云此事。非特使得好。殆亦不可不使。若不使。分明是欠缺他底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剖析得好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尚賢。而

桓子服義也。剖析上事。有理　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申此一說。尤佳　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又援孟子證。文意不斷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于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繳歸本身。○第四節。用義事為證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照前　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

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結歸本身上。作兩段對說。證出義田事。宛轉有力○第五節。論他人所不能為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此三句。擎天手段。若使他人秉筆。且半篇敘文正功業矣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繳上二句。有法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只是記他義田一事○第六節。畧敘公之大體。表其高誼

思亭記

陳師道

迂齋云節奏相生。血脈相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

甄。其人無名。特標其姓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序事○第一節。敘其人來求名亭之由余以為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且說思之所始。詳言所思不同視干戈則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又出一思字。泛論人之所思者今夫喚起過。思親處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

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第二節。論思親。故以名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第三節。論親不可忘）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四節。論因親易忘而作亭）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

言也。吾其庶乎。曰。木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本。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說作記之意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第六節。進步。示勸戒之意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爲亭。第二節。論滁爲干戈用武之

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為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外。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此一節。述滁之景以為亭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昔日我宋太藝祖皇帝〇便歸功於平定之主也嘗以舟師破李

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生捉二將於滁東門之外。前日之滁州如此。所謂用武之地也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此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已久自唐失其政。自李唐時。失其政事海內分裂。五代割據豪傑並起而爭。謂後梁。朱溫。後唐。李存勗。後晉石敬唐。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與夫劉守光在燕。錢鏐在吳越。王審知在閩。如南唐北漢。並起而爭雄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

剗削消磨。剗治削平。消磨殆盡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
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
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
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
於百年之深也。此第四節。論民生豐樂　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
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
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
冰雪。刻露清秀。峭刻呈露。清爽秀麗　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

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以上第五節。論作亭表豐年之時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同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此第六節。論宣德意同民樂所以名亭之意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